



金瓶梅  
第二回  
潘金蓮  
送丹  
下

# 全铸雪斋白话聊斋志异

## 下 册

(9—12卷)

### 译 者

第九卷 陆 昕

第十卷 肖 前

第十一卷 毛双民

第十二卷 李国良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童 力  
封面设计 林 心  
封面题字 郭预衡  
插 图 董重恂 王心昌

全铸雷斋白话聊斋志异  
(上、中、下三册)

吴 海 桑思奋 主编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进化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43.75印张 9插页 928千字

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ISBN 7-80016-207-9/I-68 定价：16.80元

顾 问：袁世硕 段启明

主 编：吴 海 桑思奋

出版工作委员会：

李金岭 潘洪兴 刘 兵

赵广仁 董凤举

特约编辑：张成水 郭来泉

审 校：胡 蕴 刘树权 马啸风

邱少华 庆 锸 李勤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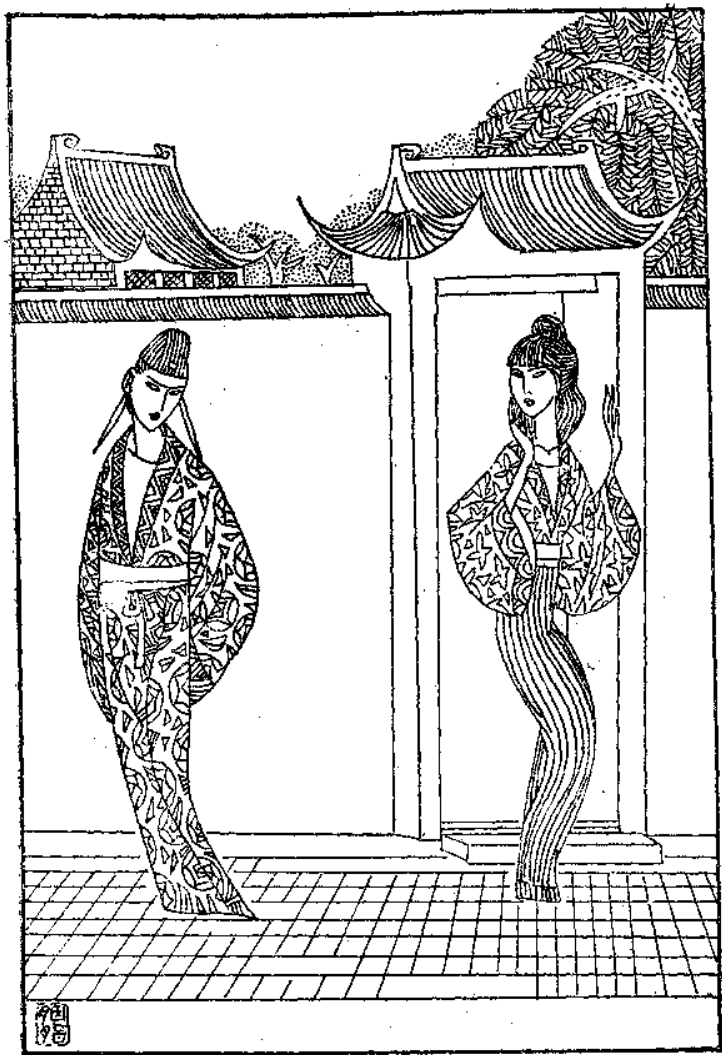
杨学军



云萝公主



平 方 廣



胭脂



黄英





白秋練



锦 瑟



锦 瑟

第  
九  
卷



## 邵 临 淄

临淄一位老翁的女儿是太学生李某的妻子。老翁的女儿还未出嫁的时候，曾有一位算命先生推算她将来一定会受到官府的刑罚。老翁听后非常不快，继而又笑道：“这个人居然如此胡说。先不要说名门之女不会被拘进官府，就凭她那作为监生的丈夫还不足以庇护她吗？”

谁知老翁的女儿过门后，非常凶悍，时时痛骂丈夫，无事生非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李某实在忍无可忍，终于到官府去投状。县令邵公准了李某的状子，令衙役马上去拘捕李某的妻子。老翁听到此事后，大惊失色，忙带着家人亲属等来到县衙，恳求邵公不要追究此事，邵公不允。这时李某也有些后悔，想撤回状纸，邵公大怒，斥责道：“这里是官府，岂容你反复无常？！一定要拘捕审判。”时间不久，衙役将李某之妻带到跪下，邵公只略略问了几句，便喝道：“真是一个刁钻的泼妇！”当即命令两旁的衙役将她掀翻在地，用竹杖在她臀上重重打了三十下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横流。

异史氏说：“邵公是不是自己在夫妇之道上也有什么伤心难言的隐情，否则何必如此暴怒？！不过只要县中有贤明的县令，地方上就不会有凶恶的泼妇。因此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，为《循吏传》作个补充。”

## 于 去 恶

北平人陶圣俞，是个颇有名气的书生。清朝顺治年间，他去城里考举人，寄宿在城郊的一家客店里。一天他偶然外出散步，看见一个人背着书箱，惶急地走着好像正在寻找住宿的地方。陶圣俞过去和他打招呼，那人就把书箱从肩上卸下来，放到道旁。陶圣俞和他攀谈起来，见他谈吐不凡，言词高雅，很有一派名士风度。陶圣俞心中大喜，于是请他和自己住到一起。这人听后也很高兴，便提着手行李随陶圣俞一同进了那家客店，俩人就在一起住下了。这人向陶圣俞介绍自己道：“我是顺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恶。”因为陶圣俞的年纪比他略大一点，于去恶就称他为兄长。

于去恶不喜欢到外边闲逛，常常独自坐在自己的屋里，但是书案上又没有任何书册。如果陶圣俞不和他说话，他就默默地躺在床上，不知想些什么。陶圣俞很奇怪，翻检他的书箱，里面除了笔墨砚台外，再没有其它的东西了。陶圣俞不禁好奇地向他询问，于去恶笑答道：“我们读书人，怎么能到了口渴的时候才想起去掘井呢？”

有一天，于去恶向陶圣俞借了几本书，关上房门在里面努力抄写，笔走如飞，一天能抄50多页纸，但却没见他把这些纸页装订成册。陶圣俞悄悄地趴在窗外一望，只见于去恶每抄完一篇，就点火把它烧掉，然后把纸灰吞进肚子里。陶圣俞更加奇怪了，于是便进去问他这是干什么。于去恶答道：“我是用这个办法来代替读书。”接着他背诵起刚才所抄的书，一会儿就背了好几篇，竟然一字不错。

陶圣俞大为高兴，要他把这种技能传给自己，而于去

恶却认为这不能传授。陶圣俞怀疑他吝惜，言语间便带出些不满。于去恶说：“兄长对我的误会实在是太深了。我若不解释清楚，我的心就无法剖白。立即把实情告诉你，又怕你惊讶遇到怪异之事。怎么是好呢？”陶圣俞还是固执地说：“你有话就说吧，不碍事。”于去恶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是鬼。现在阴间也举行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，授予官职。七月十四日奉天帝的诏命先对主考官进行考试。十五日书生们入场考试，到月底发榜。”陶圣俞问：“为什么对主考官还要考试呢？”于去恶答道：“这是天帝表示慎重的意思。在阴间无论何种官职，哪怕是鸟吏鳖官，也要经过考试录取任命。那些真正有文采的才能充任主考官，不通文墨的家伙就不会混杂在里边。阴间有各种神人，好像阳世有太守县令。阳世间那些志得意满的达官贵人，现在什么有用的书也不看。他们读过的那点书，还是在少年时念的，当作敲门砖来猎取功名。得到功名以后，也就把书本扔掉了。再整日在公文堆里批批圈圈十几年，就是原来有些真才的文人学士，恐怕这时也变得呆板迟钝，才气全无了。阳世间不学无术的人之所以得到任用，而满腹才学的志士却屡屡失意，就是缺少对主考官这样一次考试啊！”陶圣俞对他这番话深表赞同，从此也更加尊敬于去恶。

有一天，于去恶从外边回来，面带忧色，叹息道：“我活着的时候坎坷一生，未能施展抱负，终身贫贱，心想死后总可以摆脱厄运，一展才学。哪里料到，这厄运先生竟然一直跟我到地下来了。”陶圣俞问他缘故，于去恶答道：“主管考试的文昌星君奉天帝的诏命到都罗国封王去了，所以今年对主考官的考试就免了。因此那些几十年间不得进用的游神耗鬼这回也都成了主考官，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？”陶圣俞问：



“这都是些什么鬼神呢？”于去恶答：“我就是跟你说，恐怕你也不全知道。大略告诉你一两个人，其他的你就可以类推了。一个是春秋时代晋国的乐师，师旷，他是瞎子；另一个是晋朝的和峤，出名的财迷。这样的人都做了主考官，我辈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。我自己寻思，我的命运不济，文章也用处不大，不如不考了。”说罢，怏怏不乐，就要收拾行李。陶圣俞赶紧挽留，一再苦劝，最后才把他留下来。

到了七月十五中元节的那天傍晚，于去恶对陶圣俞说：“我将去阴间参加考试。请你在明天黎明的时候，到东边的郊野点上一炷香，把我的名字叫上三遍，我就回来了。”说罢，出门而去。陶圣俞打了酒，炒了几个鲜菜等他归来。东方微微发白，陶圣俞便按照他的嘱咐到郊野上点香，连呼三声。不一会儿，就见于去恶同着一位少年一起走来。陶圣俞请教那少年的姓名，于去恶说：“他叫方子晋，是我的好友。刚才在考场上碰到。听说你的大名，很想结识你。”

三人回到住处，重新又见了礼。少年风姿不凡，举止温文尔雅，陶圣俞很喜欢他，便问：“子晋的文章一定做得淋漓尽致，十分得意吧？”于去恶插言道：“说起来十分可笑！考场上一共出了七道题，子晋已经做了一多半了。可这时他仔细将主考官的姓名审视一遍，当即收起文具，拂袖而去。真称得上是位奇人。”

陶圣俞将炉子扇旺了，温热了酒，给二人斟上，然后又问：“考场上出的什么试题？去恶贤弟能否高中？”于去恶答道：“书艺、经论各一篇，这种文章人人都能作。策问的题目是：‘自古邪僻固多，而世风至今日，奸情丑态，愈不可名，不惟十八狱所不得尽，抑非十八狱所能容。是果何术而可？或谓宜量加一二狱，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与、’